

旧京遗事 （明）史玄 撰

京师大城一重，周四十五里，城九门，周正如印。南头正阳、崇文、宣武三门，东头朝阳、东直二门，西头阜成、西直二门，北头德胜、安定二门。大城内为皇城，皇城六门：大明南向直正阳门，东安直朝阳门，西安直阜成门，北安当德胜门，大明东转长安左门，西转长安右门。于京师正中。皇城内树色菁葱，罽毼金雀，人骑马上可望也。城外红铺七十二，禁军守之。皇城内为宫城，八门：正南第一门曰承天之门，二重门曰端门，三重门曰午门，午门魏阙分焉，曰左掖门，曰右掖门，正南有五门也；东曰东华，西曰西华，北曰玄武。周回红铺三十六，亦禁军守之，城河绕焉。皇城之内，其山万寿，其水海子，其田西苑。万寿山俗云煤山，圣上重九日登高于此。海子即太液池。西苑有翺风亭也。宫城亦云紫禁城，处皇城南隅。留都皇城偏京城东南隅，宫城处皇城北隅，规制大于此，伟丽不如也。

按：唐东京宫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，南北二里八十五步，周回十三里二百四十一，高四丈八尺。西京宫城东西四里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，周回十三里八十步，高三丈五尺。宋东京宫城周回五里，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，宋初号曰阙城，亦曰里城。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，号曰外城，亦曰罗城。吾皇明南京有外罗城，北京惟南外城，无罗城也。初，太上居南城，垣墉峭密，乃复辟之日，令人椎坏南城。语曰：我得出此城而帝天也。噫吁而返。故今惟玉河桥北皇城豁达如洞，虽每岁修理城垣，而此未尝敢议版筑之事，志太上皇之兴于险难矣。

南京帝王庙，十五帝冕旒塑像，惟羲农存太古之形，轩皇始为文明之饰，余以世次递迁，皆南面。北京帝王庙，设主如南京，两庑祀古圣贤名臣。其数风后、力牧、皋陶、伯益、伯夷、夔、龙、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、召穆公、张良、陈平、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冯异、邓禹、诸葛亮、李靖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李晟、郭子仪、张巡、许远、潘美、曹彬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张浚三十四人。舜之五臣，稷、契以殷、周之祖，不与。而傅说、召虎及诸葛亮、郭子仪得专祀其臣。高宗、宣王宜祀，而限以世三代，非圣人不登俎豆也。唐玄、宋高，其臣为有休烈，进退宜矣。庙在阜成门内，南向景德街。

长安中勋戚邸第在东安门外，中官在西安门外，其余卿、寺、台、省诸郎曹在宣武门，冠盖传呼为盛也。

万历以来，诸皇亲四十家，为太后家、后家、妃家、主家诸家。李诚总属慈宁家，历年最久。余则神庙昭妃刘家、贵妃郑家，依次为永宁、新城两主家，又次为太康张国纪家、嘉定周奎家，皆太后、后家也。妃、主家数稍逾，无容屈指。而太康、嘉定两家及熹、毅两庙东西宫数家，声势稍近，炙手热人。

嘉定伯起布衣，太康伯起诸生。熹庙东西宫为某为段，毅庙东西宫为袁伯田诸家，皆无宠衰悴，惟都督田宏遇倚势贵盛，行者侧目。嘉定伯嗜财，住海岱门新房，放债诸贫民，收其息，寝室积钱常满。太康伯自以起诸生，颇去贵倨，敦尚儒雅。传呼用甘蔗棍，如文臣之三事，朝贤相与往来焉。诸太后、太妃家无复势分为驸马家，是皇家贵主尚托体于霄汉。时王驸马虽锢废高阳里籍，万驸马炜年七十，犹管领大汉将军；冉驸马悦孔、齐驸马赞元、巩驸马永固俱食禄奉朝请。而巩所尚主，则光庙李选侍所生，熹庙之皇第八妹也，号乐安公主，善吴装，行步容与，不为凤女之态，性温柔少妒。驸马府深邃秘密，公主独好张街，遇有吴中士夫在京，必邀其宅眷到府，茶果谈宴。每入禁中，先皇与之饮酒投琼，笃天妹之礼。西京许、史，洛都马、邓四家，皆以后族凭陵。当代先皇虽宠爱田家，而一门之盛，未有过于嘉定，金昌士夫因而倚托蒹葭者不少也。

按：永宁家仕大将军、将军者八位，嘉定家十位，刘昭妃家四位，郑贵妃家亦四位，慈宁太后家六位，又刘岱家九位，杨光夔家六位，余家不过两三位或一两位。而驸马侯拱宸之子昌胤遂改文秩，仕工部郎。

田皇亲居第在西安门，即太监王体干之旧宅，都人称为铁狮，故元贵家门前狮也，今在田家云。皇亲女为西宫。皇贵妃善大书，能鼓琴，圣心钟爱。皇亲持亲，恃其贵溢，气势奢华，是以园亭声伎之美倾甲于都下。然性侈荡，好招诸朝贵饮，酒再行，主人老，不任劝酬，颓唐径醉，诸妓歌喉檀板，辄自出帘下，诸朝贵无分司洛下之才，而喻言惊满座之放。是以长安诸外戚虽以意气自豪，亦颇讥田家家法之不检。皇亲于辛巳年以进香普陀为名，道经吴门，渔猎金昌声妓无已，竟以此失欢皇上。壬午，皇贵妃薨，田家稍稍戢然。贵妃之恩礼逾数，与神庙之郑贵妃埒矣。

毅宗烈皇周氏，钟祥茂苑，天启中选于龙邸，时皇太后崩，神庙刘昭妃主太后事，中宫之政，禀成于张皇后。烈皇后圣质端凝，少颀颀之美，张皇后钦迟之意见于色端。昭妃曰：今信王殿下，睿质方冲，黄花女得婚姻配合，自然长大，合得配信王。赞襄之下，乾坤因而定位矣。初，嘉定伯以穷售医，而医颇不售，家尤日穷。皇后玉体，从容而定。初无金张四性之心，及进谒至尊之前，神人佑助，国色朝酣，见者识其有凤翥之贵矣。崇祯元年，圣上即祚，皇后正位宸极。甲申之变，遂为一代烈母。体泉芝草，岂偶然哉？

按：凡圣上选婚，一后以二贵人陪升，中选之时，皇太后以青纱手帕、以金太跳脱等事系其臂焉。若不中选，则还其年月帖子于淑女之袖，仍侑银四十两，布八匹，登时送回。此祖宗常制矣。

毅庙东宫袁娘娘骑马射箭，西宫田娘娘能书鼓琴，中宫周娘娘质厚少文

，以恭俭起关雎之化，宫中翕然从风。

京师担水人皆系山西客户，虽诗礼之家，担水人皆得窥其室。是以遇选采官人，大尖、宛平二县拘水户报名定籍，至今着为令焉。

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坊，凡刑人于市，有锦衣卫、理刑官、刑部主事、监察御史及宛、大两县正官。处决之后，大兴县领身投漏泽园，宛平县领首贮库，所谓会官处决也。每临决重囚之时，有棍四对导引驾帖，狱官素服角带送之。独戊寅失事，分别五案，处决多官。文臣自都御史颜继祖、张其平以下，武臣自正副总兵倪宠、刘钦以下，及内臣邓希诏、孙茂霖等三十二人，一切伏法。于是自刑部街至四牌坊，悉有兵营环卫，巡警张皇。皇上御殿候正刑书，催促如雨，平巾内官马步回报，虽非鬼怕，而人命不得踟躇，观者咸为挥恸矣。赴法之时，蓟镇总监邓希诏居首，高唐生员杨炯为殿，刀林剑树，布匝周密。又有东厂锦衣、刑部多官贴送，蒿里薤露，死易生难，颇领此时之意也。国家用法，谳狱于三法司。是年，以军事失律，决于中枢，杨相亦自疏请归于司寇。然皇上戮此三十二人，而御敌始末之局结矣。师出以律，否臧则凶，谁为厉阶，人命草菅，哀哉哀哉！

神宗时，天下乂安，上高拱宫中，太监陈矩掌司礼监事，崇宽大，上性神明，委重于矩。矩兼掌东厂，但存相济，于时东厂之缉事员役亦平心与物，貌恭谨甚。尝有宫婢以诖误从皇城逸出，虽举体男装而袅袅回步，时见其绣縞之里，官旗闻而物色之也。矩奏上处分，然亦恶缉事人，从此造端，不以为善，故终以他事寘之于法，岁余而官旗不敢吐一气。盖居京师者云，当时道路无警守，狗不夜吠。中秋月明之夕，长安街笙曲哀曼，宫城乌雀惊起复栖。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约略如此。显皇崩，光庙早弃群臣，嘉庙即阼，逆贤窃弄，厂卫大播祸。追想神宗盛年，如东城老父述开元、天宝间事矣。

天启中，逆贤以凶人浊乱天下，烈皇登极，振举纪纲，颇济以猛。自初元至戊寅岁，有系事司寇之辈，法司因循，持议未敢殫究其辜。时来方炜以文选员外诖误在狱，其门人黄景胤先以事系告炜曰：某不肖，蒙恩于此三年矣，见吏部来者十一人矣。因嘶喉咽不自胜。是年五月乙酉，上竟传德音，一切肆赦，自大司空刘荣嗣而下，尽羁管于外，戴盆之士，咸颂述焉。初，刑部狱有枯树一株，状狰狞如鬼物，缙绅或忧思，坐其下，未知何时得出。形家以狱讼废兴，或由枯树去留，当翦伐，然群臣方在疚，刑官无敢以言请者。是年，提牢主事某奋然翦除之，树平而赦下，殆有数焉。

神庙至性天孝，朝慈宁宫，月以数四。虽圣体肥得，未尝不膝行而前，忘其委惫。慈宁性岂弟，晚年尤忆外舍李家，恩泽殊厚，皇上体圣母垂念，便增岁禄米四百石以终太皇之世。然李实不贫，园亭甲第，声溢于都下。子孙风流

蕴藉，言语文章颇为诸贵之所钦瞩。天之所殖，人不能助焉。及先皇时，李氏门衰，霍家之车辖已无飞凤，而宫禁遥闻，犹疑其有贵戚之富。崇祯戊寅，诏武清助军百万，于是李氏甲第售于人，继以西直门之海淀，铢铢两两，不能满其数。至于扇珥佩帨诸小物，悉于庙市日悬价索卖。旧京遗老，追感松楸，沾臆于渭阳之情矣。上尝登台，而望见小民担负滚滚碌碌，悯之，损其市税十分之七。先皇时预征民房，一季未及数万，京师无田而房者失业。至于寡妇投缳而死，都人嗷嗷，怨声满道，以此知神庙之明德远也。

京朝官端午赐食粽，重阳赐食糕，一费可七白金。食时助以酒脯，取沾费而毕。诸臣享会之后，长班以馐余纳真筐篮，与其官长矜宠御路，自皇极门至长安街，马归洋洋，寻续不断。余寅卯两年中，惟见端午赐食粽一次，余以经费浩繁，蠲除盛事，然非制也。

神庙初年，先习赵孟俯字，其后乃好章草。先皇笃好二王，平常宸翰，俱极意仿十七帖。寅卯之间，考选召对所赐策题，俱御墨挥洒，有凤翥龙翔之妙，天纵之能。圣祖神孙，其揆一也。

烈皇笃好弹琴，寅卯年中，尝命司礼监丞删修琴谱，内臣惟此一官掌书画文墨之事。是以国子监生文震亨，以琴声音理，待诏内侍省焉。

京朝官过十月朔传旨赐貂，东貂紫，西貂青，然以金貂为贵。金貂黄，非上不御也。宪庙有金貂裘一，色浓毛厚，久废御库中，烈皇俭德，裁为帽套二具，非大朝会不御，平居御门，仍是紫貂耳。

皇上所御冠，向以内府监局成造。烈皇俭德，每冠只用金箔胡同巾肆制用。冠如常冠，饰两金龙以为异。宫中小皇子，旧制戴玄青绉纱瓜瓣有顶圆帽，名瓜拉冠，烈皇时一概用金箔胡同冠也。

祖制，内臣不许读书识字。宣德四年，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使书，今内使读书之始也。内臣二十四衙门，惟司礼监非读书不任，而掌印称内相，其体如外阁臣而权任过之。独留都，高帝神灵所栖，今南京守备衙门，坐犹不设几。或遇有文书，则使人手把宣念，退公堂，乃敢据几用笔，垂裕之远如此。

内书堂，宣德中创建，以教内臣读书，选年十岁上下者充补，始自大学士陈山为之师。今以翰林词臣教习，不列衙官名者治之也。每学生一名，各具白蜡、手帕、龙挂香以为束修之敬。所读之书，故事给百家姓、《千字文》及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写字给刷印《千家诗》、《神童诗复印件》，盖略取识字，不甚于悖高皇之制，垂世守焉。自内臣起立文书房，秉笔出差，要有章奏。内书堂学生皆有私书自读，原给官书，具文而已。内臣钟鼓司，专一统领俳优，如古犁园令官之职。成化中，阿丑以谏，知名于后。旧止有打稻、过锦诸宫戏。

按：宫中西内秋成之时，设打稻之戏，圣驾幸旋磨台、无逸殿，亲赐观览。钟鼓司饰农夫贩妇及田官吏征租交纳诸艰苦民瘼事以寓献替，祖宗示稼穡艰难于其子孙也。又有过锦之戏百回，每回百余人，有引旗一对，锣鼓送上，百姓情伪之态备焉。盖祖宗恐子孙生长深宫，以上当讽谕，启其知外事，虑至深远已。神庙时，始特设玉熙宫，近侍三百余员，兼学外戏。外戏，吴歙曲本戏也。光庙喜看曲本戏，于宫中教习戏曲者有近侍何明、钟鼓司官郑隐山等。

凡内臣姓朱者，皆改姓诸，族无刑人之义也。

内官宫人私侍，名为对食，又称菜户。

顺天、苑、大三学，每科举岁考之年，则有秀才列名黉籍，送谒之时，儒巾蓝补，披红骑马，自文儒贵姓之家，其仪无以相过。惟中人子姓，或乃秀才在前，而内官蟒衣送之。在外如骄其亲、如矜其党，聚观者如堵焉。长安名路冗恶，惟秀才是读书进取，街坊男女便谓是衣冠不杂，而缙绅中，名场素擅，遂有造为垄断，便诱使执经，于是中人子弟有为朝士门生后辈者不少矣。

逆贤之时，党人之祸，烈焰于汉，既以红丸、挺击、移宫，钩致党人，着为爰书，崇祯之末，未之改也。逆贤正罪，然后党人之籍始澄清之。然附丽于贤因以钩致党人者，朝廷廷颇无由而问。会太监刘若愚诬季实纠参周起元之案，愚无以自解，乃备陈当时之始末，着其书曰《酌中志略》，欲皇上追念于前时，上览之，戚然改容，有悯若愚之色矣。若愚阉而髯，以此自异，在狱中着书，乘间投上。书中有黑头爰立一篇，盖指涿州冯相。然有两本，今文古文，随门户为升降，而上所览则今文焉。上之初立，手平大难，下诏毁三朝要典，令甚严。既而门户角逐，锐意消融，好观书，自三朝要典暨《酌中志略》必以参内臣顾问。初时，《志略》秘密，士大夫宝为异闻，后流传稍广，上法纲高张，若愚免绞，士大夫之用刑反酷矣。

京师诸曹，职业烦猥，然官方不以曹务为事，处安居尊，优游宴乐。神宗时，士大夫文酒从容，雅歌宴会。崇祯中，党人大起，缙绅之贤，讲求门户，而曹司之务，旁委尽废。鸣鸡之辰，骑马出街，营求塞路。天将明，则有客到门，送迎尽日。及夜，又有呼卢斗彩之会，飞觞引满，耗竭神情，虽职司章奏，无虑万端，亦但主吏奉行，官曹初不曾省视。至于太常、鸿臚等衙门，诸凡祭期朝仪当预疏奏闻者，俱有现成本子，以存故事。或堂吏误书，本官止罚月俸，吏问拟罪名，其为尽如此而已。

长安街冠盖塞途，惟相公传呼之最远，行者皆引马避道。夜归，火光照路，行者候其光远乃敢策马而前。台、省诸曹，候问必以夜，盖相公暮归也。长安街委巷有傅家园，是尚书傅公永淳别业，宴客之辰，未尝演曲唱戏，亦恐相公闻声以成其尊贵之体尔。

士大夫短封度词，起自崇祯中，内主不称名，客不称字，隐语射覆，得书者以意译之，答书如其来焉。短封初用三寸白鹿楮，后用竹楮，寸复减其半，寸楮可作书千言嘱数事。余闻神庙又安时，士大夫驰使入京华，以黄袱裹送书吧，望门投递，风习相安。及先皇朝，惩逆贤货赂之病，罗者严缉。士大夫至于毁灭礼数，苟且不端，而除目之价，反高涨之，借功令之严以成苞苴之滥，世道悬绝，亦江河之下也。

京军每年以十月朔颁给祥袄，祥袄取诸东南外廡，费官帑银不知几十万。然诸军惟拳曲臃肿厚絮，蹒跚无礼，至上马亦不能挥鞭而警也。京师每一军必数处隶籍，如五军三营，人刀围子，食粮领布，随营换易。及遇敌用师，不娴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，强者走，弱者戮耳。大抵京师额兵，几二十五万，神机等三营战兵也，挑选备出征，其余守兵，数虽多，曾莫辨其优劣，惟遇警则呼名上城逻守，分泛结营，或宿营宫城，防警夜禁。诸所云备御城中者无出于此。然率潦草具文，敷衍如戏。如戊寅敌众入据西安门，结营惜薪司前，惟张一青布幕，四周有刀杖数十件，兵将不知在何处，萧萧瑟瑟，冷无人也。又余所见巡夜官兵，平时隔数十家为一队，队人数不知多少，大约有警，增至五十人而止。夜初更，提铃唱号，彼此相闻，值巡夜军至察点，一处唱声，余队便传唱属和，如歌繁霜，哽哽咽咽。及军主过去，自此便鼾睡无声，一眠到晓。达辰，复提铃唱号一遍，官街走马而巡警者散矣。军政如此，何以律众？

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，旧在城西南包家街。天启乙丑，以药发毁，今更西直门内，改名安民厂。自乙丑到崇祯戊寅十四年，国家因仍旧贯，不为改作，至是年六月二日，而安民厂毁焉。王恭厂之变，击坏西城两三条街，伤百许人，今周回可三四里计，自西直门门楼及城上睥睨，一带无有一椽片堞者。民之所栖，亦烟井虚无，墙垣冷澈，其它造物以人命为戏，不知纪极，又有僭焉。于时皇上闲居闕宫，惊而徒跣，皇三子跌荡仆地，宫人披发双袒，奔迸四散。而中宫各宫之有戚畹者，无不宣差内官，传呼慰问，平巾骑马，缘道而不绝也。既而诏科臣核查，发帑金五千两死者之室，且令群臣修省，重天变矣。安定门药局在国子监之侧近，附丽户部草厂。是年八月七日，大祀先师孔子，师生不脱冕遇灾，其灾小于安民厂，而延烧草厂，至累日夜火不灭。一炬之费，动累数十万，金门之材具损矣。其民之罹于变祸者，上亦发帑金二千两赈焉。是年，火星再失度，先后有药局之警。至明年三月，盔甲厂复药发，而诸药局无不毁矣。国家十世宴清，京师数百里之间，物无夭札，民不疾厉。神熹之年，始不戒于火，而天降之灭，风霆变化，日有其事，然在于今而尤烈。朝廷素有和戎之论，而戎狄无亲魏绛之功，徒增其懦。识者谓奸宄结连，宜有道以地雷引火之事。且物相感则变生，积气蕴隆，金石必且销铄。以

硝磺药物合而相聚于一窖，推之于积油浮麦出火，又有验焉。人道迹，天道远，我取其必实之迹，为迹者书而已。

京朝官传呼之体，五品以下单导，四品以上双导，外郡县府道驻扎衙门有队马单导，京师兵部大堂及左右堂马队亦双。然今所见，总不如诸大珰簇拥盛也。司礼掌印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前后马队几千人，小珰俱秃襟小袖，跟随左右，京城总捕太监马云程次之。戊寅用兵之际，群珰及兵部堂属巡视京营科道，各建标如大师，惟杨御史绳武大帽坐马作军装，余人纱帽公服如常日。

现外臣张盖，京朝官张扇，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贴金黑扇，次翰林六科都黑扇，又次六科左右散十三道御史六部属及中行评博等黄油扇，扇之等三焉。外臣乘轿，京朝三品大臣乘轿，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属乘马，然四品京堂乘马，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。自顺城街干石桥以南造朝堂乘马，以北进国学乘轿。司成教养人材，祖宗选当时鸿儒或选贞正之士充之。其体优异，诸寺无敢埒焉。长安中九衢相通，出入传呼自有体数，如四品以上名卿上街，驺卒传呼诸人下马，而他卒传呼人下驴。至如外臣以覲贺入京，自藩臬以至郡县有司概无呼引，直素衣服罩，引马避而已。武臣惟锦衣卫比文职之翰林，体貌相仿。然自崇祯戊寅以来，文臣惟六垣，清显最贵。十三道出差，加以户部，考察进京，大损威望。虽翰林载笔螭头，最为启沃，近臣亦徒有空名而拥虚器，盖外臣皆得入相大拜。三事之途渐广，史官循资历级，渐不能为仕宦之重矣。

旧制翰林，由一甲进士有二、三甲，馆选庶常吉士，外官知推考选，例授科道部属，无选翰林者。自崇祯八年，上参唐、宋建官之制，而知推始考选翰林。暨十一年，并考选在京之中行评博，而京朝官遂无不预翰林者。于是金华之席满堂，玉局之座填阶矣。然上忧考选之不公，令主者虚心详慎，而人言杂糅，考选复不足依据，乃于四月庚申召诸与考选者赴中左门赐对，阴阳庇借，水落冰消，诸人之窥意不成也。对讫，又试策一道，所作之文甚卤莽，然上皆饰以羽毛，升之衢路。至五月壬申，授翰林十八科十二人，道二十四人，南道四人，余人皆以次授部属，三百年所无之异数矣。人臣入对，法当称臣，时知推外官，草莽云霄，俄遭宣答，天威之下，捉襟露肘，至有自称为知县推官，如属吏之启事于长官，然上性严和，亦录其言而蠲除其丑，有菁莪作人之道也。屠象美以行人奉使河南，上以喜悦，而某知县大声奏事，惟称到任修理城隍庙，语既非伦，擲掄不足供记注矣。天子监轩策士，惟三年大比一举行，所发题亦阁臣进拟，以备厥事。考选自来无召对，召对又不当有策问，逮戊寅、乙卯两考，上皆兼而用之，策题俱亲洒宸翰，不假手于诸臣。睿哲之朝，圣明之所独览也。戊寅年策问理财暨己卯年敌众新退补缝之事，时略为功。六月十

四日，皇上因发题考选左懋第等十六人，曰：目今虽边疆多故，整理为先，或者内平寇以安民乎？外御敌以自守乎？东复大宁以壮左臂，西恢河套以强右股乎？必如何始复祖宗之旧？兵必归卫以为军，饷必归屯以为食，足兵必如何始遵圣祖养兵百万不费一钱之良法？诸臣各摭谟猷，务期言必可行，行足为法，逐件实对，勿作浮泛故语，勿为虚套文章。或此数事之外别有本图，朕将以明切简要定诸臣殿最策题云云。而诸臣奏对者，尽未得要领，澜浪成文，颇无救时真际。初，诸臣以戊寅之名对，皇上创厥典章，不为旧贯，揣摩止吏部堂考之文。及十四年之旱，皇上突然赐召诸臣，才具不多，所试方略与戊寅诸臣之召对一无差异，故皇上恩泽无损，而所陈之奏对皆乙之所考，殿最与部院原拟之升降亦迥然悬绝。清途殊隔，皆诸臣自取，非皇上贱之甚焉。余又闻是时召对诸臣颇失度，惟吴行人昌时、李评事近古，条论轩翥，圣上于所试策各加三圈，以示优异。独推官张绪伦以朝议方铜钞以足军用，实未知古无铜钞之法，直以祖宗朝立法最善为对，上更不嗟讶，第曰：张绪伦错记了也，祖宗原未有铜钞。天颜之下，闻者几至掩口，远近相用为雅谑。然至十八日，圣旨传谕，则前三圈原拟科道者俱改部属，而绪伦反得荐升台班。圣心独断，阁下洪钧，外朝莫有详其所自者矣。

按：祖宗朝考选科道略仿身言书判之制，凡书判入格者，以身言考之。吏部堂旧有祖遗奏事二道：一云后面跪的是午门外坐更将军来奏，昨夜二更一点，有钥匙四把递出，当时递进，引来奏知。一云监察御史臣某人，钦蒙差往浙江等处公干，事完回还复命，臣有题本进奏本文册送科。每遇考选之日，吏部堂设高帝神牌，注授科者跪念前奏事一道，注道者念后奏事一道，其辞各寓职掌，而皆有节奏容与，以观其小心靖恭之意。自召对策问之例开，而前制废矣。

辅臣由翰林旧章，率多久任。世庙以张璠等言礼进用，外臣入阁皆以此为端。神庙因仍旧贯，未之有改也。毅皇即位，举立贤之典，事体数易。自元年至十一年五月，新旧阁臣三十余人，始不久任，不专用翰林。张至发、薛国观以一刑部侍郎、以一佥都御史大拜，由外官也。是年六月，再陟阁臣五人，惟方逢年由翰林礼部，自方而外，程国祥之户部、杨嗣昌之兵部由尚书，蔡国用之工部由侍郎，范复粹之大理由少卿，不独外任，而且于九卿之贰陪推之。时编简皆得与名，人人负揆席之望，王途舛错，为贞正者见嗤也。戊寅以后，鼎鼐失和，杨自缢于襄，薛以嫌赐死。上起故相宜兴公虚己用之。然以敌衅听裁，擎天之手无力，社稷之事亦由此而日沦矣。

夺情非古也，有军兴则夺情，杨嗣昌、陈新甲皆以边抚夺情为总督。而杨遂为尚书，寻大拜，朝臣畏杨，默如寒蝉焉。时翰林修撰刘同升、编修赵公

时春，崇祯丁丑同年之鼎榜也。相传廷试日，仗马鸣，鼎榜出直谏，是科仗马鸣，时赵祖文毅当神庙之丁丑，以争江陵夺情受仗。而刘公文简亦尝上疏，劾申文定公时行，两公家门既合，风调相同，目击心歆，陈书备谏，沐浴而请，自分必得仗也。而上止严旨谪官，薄示天罚，一言九鼎，皇心甚钦瞩焉。刘公在京惟有一妾，慧而有操。公之上书，密切深隐，笑言无虑，而姬已慨然叹之矣。赵之夫人吴氏，举家号咷，而公亦不以几微之害动色。刘父故号东林先生，朝贤颇能知其端绪。赵公刚毅朴诚，率己意而上书痛哭，而门户诸公因以微辞笼络之，公怫然见于容，不肯自趋范滂之党也。已补福建藩臬首领，送者谓公因以直声动人，主行且召公大明。公正色曰：藩臬首领，法当得县令，某则从朝廷迁序外臣，但谨为奉职耳。烈皇之末，物望攸归，两公皆以本官内召，仆夫萧然进路，翘首阙廷，而国家俄丁阳九之厄已。

帝王庙之二祭，大祭也，乃余以二月上丁观察帝王庙，庙殿萧蛸积焉。祭品用檐底儿陈设，座不拂，主不拭，尘埃平其间。游两庑，他主序以世，独夔、龙之主错居于巡、远，太常无能更云。刘城云，余从观昭陵享殿祭品，亦用檐底儿陈设，自伤草莽，臣洁清，不得与合。刘言凡祭大抵多同，骏奔臣洁，在庙时颂，并无人讲明。又国之大事，惟祀与戎，此其为大而已。

京师九门，皆有税课，而统于崇文一司。原额岁九万余两，今加至十万余两，例加也。各门课钱，俱有小同使经管收纳。凡男子囊袱骑驴，例须有课，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。至于菜茹入城，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，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，彼此不须相问，甚可粲也。鸡豚必察，不知何年经始厉阶，今遂为司农正赋耳。又长安大城内宰猪，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，每猪税二十五文。终朝之入，坊巷间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，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。京师岁时纪丽，自元旦至十二月除夕，燕娱不甚分殊。独崇祯戊寅边患荐臻，而岁时之礼稍废。岁除之夜，街火无光，守警环卫不去。明年元旦之日，杲日在东，圣主不鸣钟受贺，惟休沐诸黄门。给假无事时，绣衣红蟒相庆，往来长安街，门庑萧萧，空中闻鹰隼声，乘风高唳。三日之后，始见董侍郎羽宸，朱衣乘轿而归。其余卿寺诸曹素衣角带，不改常日之容华也。江南除夕，家以菱橘相饷，积成岁时之礼。是年，两物至都尤少，一橘直钱三十文，一菱直钱三文。余以文章为吴行人延请京国，然止尝两橘四菱，但存乡土之怀而已。

禁中岁除，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像。像以三尺长素木小屏装之，缀铜环悬挂，最为精雅。先数日，各宫颁钟馗神于诸皇亲家，并品方荤素卓榼，皇亲家矜其天宠，又分饷京朝贵官。贵官之家招诸名士，尝宴赋诗，太平相乐，长安之春，满千万户矣。凡卓榼中果子仁及榛栗之类，皆以茜染之

，色如秣桃，用羊脊筋，去膏如管，捣灌肉泥，层叠堆放，颇费庖人之手焉。

京都诸寺俱以碧琉璃瓦为盖，皇居檐层出如重楼，佛殿势虽高敞，然止一檐无层，避至尊所居也。殿中栋梁皆图以五色云气，壁上画彩仙灵，光明激目，不能视事事敌矣。

累朝勋贵，皆带衔五府，出入乘皂盖车。惟小侯袭职，金冠玉带，坐乘明轿，云台凌烟，此犹是旧家风度耳。

京师果茹诸物，其品多于南方，而枣、梨、杏、桃、苹婆诸果，尤以甘香脆美取胜于他品，所少于江南者，惟杨梅、柑橘。而北方又自有榛、栗、松榧之属，韵味清远，不相下而相敌也。菜以黄芽为绝品，北地严寒，初冬之时，覆之以土，阳生气聚，得暖而甲坼，则状如环、色如肪矣。北地土性坟处为物命苞，是以葱才出如角，蒲之生根如丝，三月而菌秀，则豆芽成筐。五月而瓜生，则茄蔬荐俎。其未见者独箨笋耳。果属以杏子为多。刘侗云：香山，杏花香也。杏花香十里，一红白，土女群游，言西塞诸山之饶于杏矣。苹婆树，城南韦公寺者各高五六丈，花时实时，焰光映日，亦刘侗书所称也。葡萄、石榴，皆人家篱落间物，但不能遍植山谷。其逊于江南者，有樱桃而酸涩也。

北地多柏，土人亦称松，惟报国寺偃松，松也名之矣，非柏也。

长安四五月之交，市上担卖茉莉，清远芬馥。冬日盆盎种丁香花，花小而香，结子鸡舌香也。丁香花不甚翦佩，惟茉莉花雅客以点茶，妇人以耀首，为用百端矣。

京城五月，辐凑佳蔬名果，随声唱卖，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、何人担市也。唱卖麸，旧有四句，比叫成诗，巡城者加之以杖。于今惟卖麸者一声，而他物重叠，其词不止一句，盖此以曼声为招，彼以感耳而引。岂市之变端亦随俗为迁徙耶？

京城三月时桃花初出，满街唱卖，其声艳羨。数日花谢将阑，则曼声长哀，致情于不堪经久，燕、赵悲歌之习也。

熹宗时，朝廷新兴三殿，用金千万。朝臣助大工，百姓加派，诸生起事例，琐屑搜括，讫数岁而成功。及落成之时，皇极殿鸱尾有鸱鸣声，极哀，无杜鹃之春声，而诉凶相似。京师不生鸱，又殿身高出云表，鸱飞不能翔，无缘来集。及甲申国变，宗祖崩沦，乃知铜驼荆棘已兆于此也。

高皇帝驱逐故元，首禁元服、元语。今帝京，元时鞞毂所都，斯风未殄，军中所带火帽既袭元旧。而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，嬉戏如吴儿，近服妖矣。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，自一二年中，鸣蝉坠马，雅以南装自好。宫中尖鞋平底，行无履声，虽圣母亦概有吴风，以袁娘娘之骑马善射，皇上罢看之后，袅袅行步惟工矣。

京都妇人不治女红巾馈，家家御夫严整。夫出，妇人坐火炕上煤炉边，弓足盘盘，便可竟日。炉边置牛肉馍馍等诸食饌，助以果物，依食下餐，与阑稍弄脂粉针线，或料理行躔，以此成俗。兵民之家，内无甌石之储，而出有绫绮之服，安稳骑驴，候问亲戚，自衫襦中单鞞袴，皆有店家可赁。或有吉庆之会，妇人乘坐大轿，穿服大红蟒衣，意气奢溢，但单身无婢从，卜其为市佣贱品。上无尊卑等级之差，下有耗财费力之损，富给不可得也。都中妇人尚弦服之饰，如元旦、端午，各有纱纒新衣，以夸其令节。丽者如绣文然，不为经岁之计，罗裙绣带，任其碧草朱藤狼藉而已。每遇元夕之日、中秋之辰，男女各抱其绮衣，质之子钱之室，例岁满没其衣，则明年之元旦、端午，又服新也。太抵京师前头诸色人，供时以奉，是少明净新妆，但欲好取襄王之意。而士女不识所由，争为东家之效，既已习惯，亦且为寻常衣服之事，不顾断尽苏州刺史之肠矣。

南方女子纤轻腻秀，风来欲吹而弓足难摇，举体便嫌厚重。北方端丽旖旎，故有内家之容，而玉软钩香，上势嫌迟下体迟，有掌中可舞之态。若如粗浊妇人，举足直着■〈革翁〉鞋，则亦与男子无异。至于市门所售之凤头靴，以御祁寒，不过春笋长大，虽有靴名，而双行愈增其美也。

京师妇人多席地而坐，委巷之中施席于地，箕踞盘辟，了不畏人。风天尘埃高起，而楚楚衣裳，略无纤垢。至一家之内，坐卧但有火炕，贪如螯而润泽无枯瘁之气也。

唐女妓入宜春苑者谓之内人，亦曰前头人，谓在上前也。骨肉居教坊内，谓之内人家。今京师倡家，东西苑隶籍教坊，犹是古宜春遗意也。东苑以琴，西苑以琵琶，皆籍名勋戚以避名客贵游之扰，亦有文物点染，藉公卿名士以得名者。然京师五方杂处，倡家献笑颇各不同。秦、吴异俗，楚、晋分路，人殊其方，方殊其好，倚门者各以意求之，而诸方之好，无所不厌，则倡家之大都也。唐、宋有官妓侑觞，本朝惟许歌童答应，名为小唱。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，每一行酒止，传唱上盞及诸菜，小唱伎俩尽此焉。小唱在莲子胡同，门与倡无异，其殊好者，或乃过于倡，有耽之者，往往与托合欢之梦矣。倡家见客，初叩头惟谨，今惟小唱叩头，然非朝士亦否也。小唱出身，山东临清、浙江之宁绍，朝士有提挈之者，或至州县佐贰，次则为伶人。

燕、赵多悲歌，故今京师家擅琵琶之能，有以琵琶教者，书之于市门，等差其部之高下。余在都，楼北有杨家琵琶也，月明之夜，往往弹琵琶，唱至斗转，繁弦密指，慷慨萧凉，南客泣听吞声而起五湖之思也。

院本杂剧肇于金、元全盛之时，然今京师所尚戏曲，一以昆腔为贵。常州无锡邹氏梨园，二十年旧有名吴下，主人亡后，子弟星散。今田皇新家伶生、

净，犹是锡山老国工也。阳武侯薛氏诸伶，一旦是吴江人，忆是沈姓，大司农倪元璐为翰林日，甚敦宠爱，余见时已鬢鬢须矣。

宋朝京师上阁衙香、仪鸾司绿烛，并天下所不及。今京师本司刘鹤之香流闻不歇，而官烛未有名。然京师但称蜡，如内库之黄白蜡，皆言烛也。

宋内库酒法，自柴世宗破河中，李守贞得匠人，至汴苑，循用其法。今京师内库酒法不传于外，惟南和刁酒，四远有名，而以酪浆为之者贵。易州酒如江南之三白，泉清味冽，旷代老老春。刑部街以江南造白酒法酝酿酒浆，卖青蚨尤数倍，如玉兰腊白之类则京师之常品耳。

京师食酱取给于海岱门外弥陀寺，城中西北隅取给于郭外酒醋店。刑部街田家温面出名最久，庙市之日，合食者不下千人，亦缘垄断得地，街前后有铁匠、手帕等胡同，皆诸曹邸寓。庙市之日，五方饥渴，饮食之场，人所鹜也。内官家人呼为猫食，实南方糖果，诸出崔猫食店，市利与田家等。

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，余皆绍兴厨人，不及格也。然宋世有厨娘作羊羹，费金无比。今京师近朴，所费才厨娘什之一二耳。

京师风高，不许放纸鸢，许养鸽，翦其翎，不许远举。